

德国 古典哲学

——及在后世的影响和传播

舒远招 著

DEGUO GUDIAN ZHEXUE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同时获湖南师范大学重点学科资助

德国 古典哲学

——及在后世的影响和传播

舒远招 著

DEUTSCHE KLASSEN PHILOSOPHIE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古典哲学——及在后世的影响和传播 / 舒远招
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

ISBN 7-81081-522-9

I. 德... II. 舒... III. 德国古典哲学 IV. B5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5373 号

德国古典哲学——及在后世的影响和传播

舒远招 著

◇责任编辑: 黄 林 朱俊林

◇责任校对: 胡晓军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www.hunnu.edu.cn/press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核工业 230 研究所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字数: 388 千字

◇版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000 册

◇书号: ISBN 7-81081-522-9/B·018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德国古典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文化背景	
和思想渊源	(13)
第一节 社会历史条件	(13)
第二节 科学文化背景	(22)
第三节 哲学思想渊源	(42)
第二章 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	(52)
第一节 康德的生平及思想发展	(52)
第二节 综览：康德哲学的人学旨趣	(58)
第三节 康德的三大“批判”	(70)
第四节 调和：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	(101)
第三章 费希特——德国古典哲学的过渡	(110)
第一节 费希特的生平及思想发展	(110)
第二节 自由与行动：费希特哲学的主题和特色	(114)
第三节 费希特的知识学	(123)
第四节 知识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138)

第四章 谢林——德国古典哲学的推进	(145)
第一节 谢林的生平及思想演变	(145)
第二节 谢林早期哲学的原则和体系结构	(149)
第三节 谢林的自然哲学	(158)
第四节 谢林的先验哲学	(164)
第五节 谢林早期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	(181)
 第五章 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	(185)
第一节 黑格尔的生平及思想发展	(185)
第二节 绝对精神：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	(190)
第三节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197)
第四节 黑格尔的逻辑学	(223)
第五节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	(255)
第六节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274)
第七节 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和最终解体	(307)
 第六章 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316)
第一节 费尔巴哈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317)
第二节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325)
第三节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自然学	(341)
第四节 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克服	(364)
 第七章 德国古典哲学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379)
第一节 影响的范围、深度和方式	(379)

第二节 康德的具体影响	(403)
第三节 黑格尔的具体影响	(425)
 第八章 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	(440)
第一节 传播和研究的概况	(440)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传播和研究	(444)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播和研究	(461)
参考文献	(479)
后记	(487)

导 论

德国古典哲学，通常是指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开始，经过费希特（Joha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一直到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为止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尤其是欧洲哲学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德国古典哲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德国古典哲学同它产生之前的西方哲学思想的联系来看，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是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系统总结和发展，而且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一种系统的、建立在批判理性基础之上的清理，也是对以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the Stagirite，公元前384—322）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一种发挥或发展。从德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来看，它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而且几乎是全部现代哲学批判讨论的对象和借以出发的起点。

德国古典哲学对在它之前西方哲学各家思想的批判清理、总结和发展，我们可以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中看得非常清楚：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

判》中，不仅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所讨论的一系列认识论问题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得到了综合，而且传统的本体论（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许多神学或宗教哲学问题，也都在康德设立的“理性的法庭”面前逐一接受审判；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黑格尔本人为止的全部西方哲学几乎都得到了综合——黑格尔不是简单地把他前面的哲学作为已经逝去了的历史来加以描绘，而是把以往不同的哲学体系作为他自己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一个个环节来加以理解。值得指出的是，不仅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表现出了对于他们先前哲学的巨大的包容性，而且费希特、谢林、费尔巴哈的哲学，也同样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巨大的包容性。

德国古典哲学对在它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可以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康德的批判哲学（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系统批判，对形而上学能否作为科学出现所作出的批判审查）不仅对现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科学哲学乃至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唯意志主义哲学、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6）的现象学等等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以其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而对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当然，新康德主义更是直接从康德哲学的基地上发展出来的；^① 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他的辩证法）不仅直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之一，而且以其宏伟的体系而成为现代西方各家哲学借

① 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是如此评价康德的：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都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见安倍能成：《康德的实践哲学》，于凤梧、王宏文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以生长的最为丰厚的思想源头；^① 同样，费希特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行动哲学”，谢林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同一哲学”，也对后世的哲学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构建其全新的哲学世界观的过程中，起着更为直接和明显的作用。

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所占据的上述极为重要的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它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奠定的。当我们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德国古典哲学的时候，有必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带有非常明显的“体系化”特征，这就是说，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都非常注重借助于“体系”来总括以往的哲学并展开自己的哲学思想。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把自己成熟时期的哲学叫做“批判的哲学”。这种哲学是由《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其他一些著作构成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还把自己哲学所要探究的问题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应当做什么？三、我可以期望什么？而这三个问题又可归结为一个总问题：人是什么？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康德展开了对于人的认识能力、意志（欲求）能力和审美能力的系统而全面的考察。紧接着康德，费希特在抛弃了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夸大康德哲学中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知识学”。费希特还从这种能动的、创设一切

^① 关于黑格尔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极为广泛的影响，美国学者 M·怀特有绝妙的概括：“几乎 20 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 19 世纪的德国教授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对他加以特别显著的颂扬。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见怀特：《分析的时代——20 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7 页）

的自我出发，建立了系统的、有关社会历史和伦理道德的理论。谢林把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加以普遍化、客观化，从而建立了他的以“绝对”（实即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为出发点和基础的“同一哲学”体系。在谢林那里，“绝对”不是某种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中性的东西，而是一种非人的、不自觉的精神力量，是派生万物的精神性的实体。谢林认为，自然和精神是“绝对”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意识状态到有意识状态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他把关于物质、自然界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把关于精神、思想的哲学叫做“先验哲学”，并且就这样以“绝对”的历史运动为线索，论述了从自然界到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类社会历史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黑格尔在批判谢林哲学的非辩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由谢林奠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①他明确地把“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看成是整个世界的主宰，看成自己哲学的最高原则。^②他特别强调从一开始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就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具有自我否定的“冲动”或“冲力”，并且正是在其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地展现自身，发展自身，从而实现其从潜在到现实、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达到自我意识。黑格尔把绝对理性或理念的运动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理念自在自在地存在着的阶段，即理念以纯逻辑概念的方式存在着的阶段；理念“外化”为自然的阶段；理念由外在的自然“回复”到自身、逐步达到自我意识的阶段，即精神阶段。他据此把自己的哲学分为三大部分：逻辑学，研究理念

① 准确地说，谢林肯定不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首创者。谢林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其实只不过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在近代哲学中的一次“辉煌的”复活而已。

② 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理性”、“绝对精神”还有许多同义词，如“理念”、“概念”、“自我意识”、“世界理性”等等，黑格尔有时干脆将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叫做“上帝”或“神”。

自在自为的科学；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他在或外在化的科学；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他在回复到自身的科学。精神哲学又分为“主观精神”（含灵魂、意识和心灵）、“客观精神”（含法、道德和伦理）和“绝对精神”（含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环节。黑格尔由此完成了庞大而宏伟的哲学体系的建构。最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把自己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试图从人和自然出发来建立人本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新体系。

第二，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即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的过渡，是有着内在的逻辑规律可循的。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书中曾经写道：“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①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之所以有着内在的逻辑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虽然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探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们都无法回避自近代以来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 and 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而且他们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恩格斯之前就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思维和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588～589页。

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当中最基本的问题。^①正是由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展开自己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是围绕思维与存在或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因此，他们各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就很自然地表现出逻辑上层层推进的趋势。

在康德那里，思维和存在、自我意识和自在之物的矛盾被突出了，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自在之物虽然被康德说成是刺激我们感官并且使感觉经验得以发生的一个外部条件，但是康德却断言我们凭借先天的认识形式至多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他甚至断言自我本身也是不可知的）。可见，在康德这里，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这两个方面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康德留下的问题激发费希特去加以解决。费希特哲学，在极端夸大自我意识的能动性的前提下，试图从自我或自我意识出发去“消融”在康德那里始终是“外在”的“自在之物”——费希特名之为“非我”。费希特把“非我”即客观存在看作是由自我所设定的。经验的、有限的自我同非我的对立，在他的哲学中变成了“绝对自我”内部分化出来的两个方面的对立，而它们最终被统一在“绝对自我”之中。费希特哲学的“主观化”的色

①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写道：“现时哲学观点的主要兴趣，均在于说明思想与客观对立的性质和效用，而且关于真理的问题，以及关于认识真理是否可能的问題，也都围绕思想与客观的对立问题而旋转。”（《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3页）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又写道：“[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92页）费尔巴哈则指出，精神对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类对个体的关系问题，“属于人类认识和哲学上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整个哲学史其实只在这个问题周围绕圈子，古代哲学中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间、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间、怀疑派和独断派间的争论，中古哲学中的唯名论者和实在论者间的争论，归根结底都是关于这个问题。”（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21～622页）

彩，是谢林所不满的，而当费希特本人把创设一切的“绝对自我”同有限的、经验的自我区别开来的时候，他的哲学实际上又为谢林把一种客观的精神当作宇宙的主宰提供了可能。这就是说，一旦把费希特的“自我”普遍化、客观化，谢林就很容易把它当作一种客观的、无意识的宇宙精神。黑格尔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同谢林的哲学相一致的，他也像谢林一样把一种客观的精神当作整个宇宙的主宰。但是，同谢林哲学相比，他的哲学更多地突出了这种客观精神的能动性或辩证性及其逻辑进展。通过辩证方法的运用，他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使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而费尔巴哈则看出了：不论是费希特的“自我”，还是谢林的“绝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或“理念”，说到底都是对人的思维、精神进行“抽象化”、“绝对化”、“神化”的产物，把这类东西看作是物质世界（自然界）的主宰，实际上是对思维与存在之真实关系的“颠倒”，而且势必造成对真实的人、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的自然作出抽象化的理解。费尔巴哈在批判他的先辈的基础上，终于在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新的基础上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①

① 杨祖陶在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中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线索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他把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分为五个阶段：1. 康德阶段。这是主体和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的根本对立批判地揭示出来的阶段。2. 费希特阶段。这是在行动的主观主义条件下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达到极端的阶段。3. 谢林阶段。这是在静观的客观主义条件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神秘的、虚幻的、形而上学的同一阶段。4. 黑格尔阶段。这是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唯心辩证法条件下主体和外部感性世界的对立原封不动、持续存在的阶段。5. 费尔巴哈阶段。这是在直观的唯物主义条件下主体和现实的感性世界之间抽象的统一，实际分裂的阶段。他指出：“真正彻底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或主体和客体的矛盾的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逻辑地产生出来，并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成果的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作为辩证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见该书第3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三，德国古典哲学在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中心线索逐步展开的过程中，也在越来越深刻的意义上实现着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

在康德哲学中，认识论（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被同时说成是“先验逻辑”，因此初步实现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① 由于康德把通常认为反映外界事物的经验，看作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加于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性材料的结果，因此，他的先验逻辑或认识论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义。当然，康德始终认为外界事物本身（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是人的思想形式不能达到的，因此，他不可能真正把认识论、逻辑学和本体论统一起来。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努力，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最终在黑格尔哲学中系统地完成了。在黑格尔哲学中，“思辨的逻辑”（Die spekulative Logik）所要研究的对象——“纯粹思想”（逻辑学的范畴和概念）——被同时说成是存在即外界事物的规定，是主观思维与客观存在两者的本质和基础。于是，他就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把逻辑学与本体论（存在论）统一起来了。与此同时，黑格尔指出，“逻辑学的职务也可以说是在于考察思维规定把握真理的能力和限度”。^② 他由此又把逻辑学和认识论统一起来了。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强调了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方法同研究对象的同一性，把辩证法同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在地统一起来了。

① 周礼全在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指出：“康德的先验逻辑，是从他的先验唯心论的角度来研究逻辑形式。这也就是研究范畴、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在认识论上的内容和价值，研究先验知识起源、范围和客观正确性。因此，康德的先验逻辑，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先验认识论。”（见《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6～87页。

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实现了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某种认识理论，或者古代本体论在近代简单的“复活”。

以上三点，是我们把握德国古典哲学时需要从总体上加以了解的。当然，对这三个要点，我们都需要作出进一步说明，以免产生简单化的误解。

我们说德国古典哲学具有体系化的特征，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具有同样的风格。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康德的批判哲学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其表达方式和阐述风格的差别就非常清楚了。康德没有像黑格尔那样（也不像费希特和谢林那样）试图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出发“演绎”出整个体系，而是运用理性对人的认识、意志和审美等不同的方面进行细致而严谨的批判。而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则试图从一个最基本的前提（“绝对自我”、“绝对”、“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等）出发推演出自己的整个体系。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思想都是有变化的。特别明显的如康德，他在建立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之前，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前批判”时期。而“他从事活动的‘批判’时期和‘前批判’时期，则横贯着整整一个对这位哲学家颇有影响的‘狂飙与突进’时代”^①。同样，谢林的哲学，其前后期也有巨大的变化（从“同一哲学”到“天启哲学”），以至于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这样评论：“……在谢林的任何著作中都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体系。谢林不像康德和费希特，他没有一本主要著作可以用来看作他的哲学的中心点。……人们应当按年代去读他的著

^① 古留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沈真、侯鸿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作，在其中追寻他的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并抓住他的根本思想。”^①

我们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进程，只是就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最主要的哲学观念、依据他们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的解答来说的。由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虽然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中心和主导问题，但并不是全部问题，因此，我们在把握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时，也就不能仅仅关注这一个问题。例如，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问题、人的问题，固然是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的，但毕竟不能完全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把握德国古典哲学时，我们完全可以专门从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问题或人的问题的角度，来把握古典哲学家们的思想进展。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并不是直线推进的，在“进步”当中还同时存在着“退步”的因素。正如古留加所说：“整个运动向前推进，常常是以丧失先前已经获得的成果为代价的。费希特与康德相比并非绝对前进了。一步。谢林、黑格尔也好，费尔巴哈也好，他们虽然都卓有成就，有时也忽略了他们之前就已表述的思想。”^②

我们说德国古典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深刻地实现着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也并不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仅仅包括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内容。事实上，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探讨的问题，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还包括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等多个方面。而所有这些问题，又都与人的问题紧紧地连在一起。

①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37页。

② 古留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沈真、侯鸿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如前所述，康德曾经把自己全部哲学探讨，归结为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研究。费尔巴哈更是自觉地把“感性的人”当作自己哲学的出发点。而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所提出的“绝对自我”、“绝对理性”、“绝对精神”等等，其实也只不过是现实的人的精神加以改装、加以“神化”和绝对化的产物。因此，我们从他们极为抽象和玄奥的思辨中，可以看出对于人的本质的思考。一般地说，除费尔巴哈外，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大多把理性或精神当作人的本质，并且特别突出了人精神的自由和超越性。

德国古典哲学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以往各派哲学进行总结和概括的努力，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科学和一般的文化背景，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把握。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对人的关注（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已成为一种影响极为广泛的思潮），看到对人的理性、自由和天赋权利的尊重（自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等已成为普遍流行的观念），以及坚信社会进步等观念。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古典哲学家们生活于其中的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神学（虽然德国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的历史时期，德国的启蒙运动差不多是同康德发动的哲学革命同时展开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像康德，还试图为他心目中科学的典范——牛顿力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进行哲学上的论证，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古典哲学家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科学和哲学联手破除宗教迷信的时代。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当中，除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外，其他人固然并没有公开地持无神论立场，但是，他们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也许晚期谢林